

江湖夜雨十年燈續集

諸葛玄題



中



江湖夜雨十年燈續集

諸葛多雲

中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第十一章

当君怀归日 是妾断肠时

这串红灯的形状大小，俱与当年闹得江湖纷纷不宁的红灯一般无二。

多年不见了，乍然一观，无怪韦明远要心神不宁了。

萧环轻声道：“好好地怎么又会出现这东西了？”

韦明远沉声道：“懂得利用这东西的人，定是旧交，走！看看去。”

两人遂展开身形，直向那座山头扑上。

走了约摸有盏茶时分，已到临近，说也奇怪，那串红灯，突然完全都隐去了，连一丝踪迹俱无。

韦明远与萧环搜了半天，除了地下留有一两支残蜡之外，毫无其他迹象。

韦明远忍不住朗然发话道：“是哪位朋友，既然红灯相召，却又藏头缩尾，是何居心。”

话音刚落，远处突然有人嗤地冷笑一声。

这一声冷笑不但听得令人毛骨悚然，而且还引得山谷响应，仿佛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冷笑似的。

韦明远听得那声冷笑，不由心头一惊。

空谷回声本不足为奇，可是这人以低低的一声冷笑，居然

也能引得四谷响动，足见这人的功力高得不可思议。

等过了一下，那冷笑的回声，方始歇了下去。

韦明远一正心神，又对着空处朗声发话道：“朋友既有那等深厚的功力，何以不敢出头相见，尽效那些鼠辈的行径干什么？”

语音方落，不远处的山谷中突然又发出一阵凄厉的长呼道：“韦明远……”

这一声更似厉魅召魂，叫得人心胆俱栗。

韦明远纵然艺高胆大，也被这一声叫得毛发直悚，微感心悸，低声道：“这恐怕又是东方未明在江湖上的那套鬼技重施。”

他与杜素琼再次离山游历之际，就在湖上领教过巧匠东方未明的鬼魅伎俩，故以触起记忆。

萧环摇头道：“不像！那次我也在场，东方未明的功力造诣绝对到不了这种程度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方今江湖上到达这种境界，还真找不到有谁。”

韦明远沉思着尚未答话，另一处的山峰之后，又有人微响道：“嗤！妇人井蛙之见。”

这次韦明远已有准备，那边话音刚落，他已足尖一点循声赶上。

可是那儿除了丛草小石之外，全无人影。

说话的人已经隐去了，好快的身法。

韦明远心头狐疑，忍不住又出声道：“朋友到底是哪一位？”

“昔年世上追命人，今日黄泉勾魂客，小子！这么快你就把我忘了。”

语音凄厉，而且就发自他脚前的地底。

韦明远大惊道：“会是你……”

地下又狞笑道：“若不是我，怎会在九幽之下与你对话。”

韦明远胆子再大，至此也不禁吓变了神色。

萧环也跟着过来，惊问道：“师兄！听见这地下的人是谁了吧？”

韦明远变着颜色道：“说来难以相信，这声音分明是为我掌下击毙的白鹰白冲天！”

萧环一惊道：“此人会复活吗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我亲眼看他周身全焦而死，却不知怎会复活，可是声音明明是他。”

萧环道：“可能会有人乔装吗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纵然是人乔装，声音也很难如此相像。”

说话之间，地下忽而厉笑道：“小子！别乱费疑猜，老夫就是老夫，岂是别人乔装得了的。”

韦明远厉声道：“你到底是人是鬼？”

地下又大笑道：“太阳神抓下只有必死之鬼，那有偷生之人，我若是人，又何必要在地下跟你讲这番鬼话。”

笑声惨厉，语意更是骇人。

韦明远骤觉背上一阵冰凉，已是冷汗一身，鼓起勇气再问道：“今天你想干什么？”

地下又是一阵阴笑道：“多蒙掌下超度，老夫死而戾气不散，今晚找上你，只想叙叙旧……”

由笑声，由语声，韦明远确定他是白冲天无疑，乃大声道：“你我幽明路隔，无旧可叙，你若是想叫我偿命，不防痛痛快快地表示一下，只要你有本事，韦某断然不惜一命相偿。”

地下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哈……我实在有要你偿命之意，不过不会这么痛快。”

韦明远忍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地下冷冰冰地道：“从今天起，我要不断地盯着你，闹得日夜不得安稳，使你神经错乱，受尽折磨而死。”

韦明远忍无可忍，突然一掌向地下拍去，“太阳神抓”运足十成功力，暗空中红光直闪，掌劲到处，岩石溶成红浆，四谷皆动。

地下却在另一处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子十几年不见，想不到你太阳神抓进步多了，居然能够到达有形无声的境界，可喜可贺，不过你掌力虽强，只能伤得世上之人，老夫已成地下之鬼，无形无质，你又能奈我何？”

韦明远厉叫道：“白冲天！你生是卑鄙之人，死也是卑劣之鬼，你要是真的戾气不散，就应该钻出来，咱们痛痛快快再拼一下。”

地下默然片刻，忽而道：“你这句话倒是不错，老夫生前也曾震动江湖一时，岂能容你如此侮辱，也罢，我就与你面对面地拼个几招。”

韦明远闻言，忙自蓄劲准备，同时加紧游目四顾，想着他从哪儿钻出来。

谁知地下寂然半晌，全无声息。

韦明远等了片刻，耐不住叫道：“白冲天，你还在不在？”

地下微怒道：“我当然在，老夫生前尚不畏死，做鬼还会怕不成。”

韦明远道：“你既然尚在为什么还不出来？”

地下道：“老夫无形无质，只是一团戾气，一片精魂，如何

和你对手？”

韦明远也没有了主意，一旁的萧环突然道：“我闻鬼魂能借物为祟，你何妨附托在另外的物体上出现？”

她始终不甚相信地下的鬼魂，故而提出这么一个难题。

不想地下反而大笑道：“对！对！你这女娃儿蛮有见地，待老夫找找看。”

这一句话将地上的两个人都惊得呆住了。

默默地；紧张地等待着。

等待揭穿一个生死幽灵之谜。

又是良久过去，月已到中天，四籁俱寂。

蓦而地下又发出刺耳的声音：“韦明远！”

韦明远忙应声道：“你可找到了？”

地下道：“找到了，由此前进，约半里之遥，有一荒冢，冢中尸体已朽，白骨未枯……”

韦明远失声惊道：“你可是想附魂枯骨与我一搏？”

地下大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你可有胆子前去？”

韦明远被他激得怒气勃发，大声道：“去就去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，了不起我死了也变为厉鬼，到泉下依然可跟你再分个上下。”

地下豪笑道：“好！好！老夫先走一步，小子你可别溜了，那个女娃娃要是胆子小，倒是可以不必前去。”

萧环亦怒声道：“我怕什么，任凭你是恶鬼厉魅，姑娘也要见识见识。”

地下没有答话，厉笑连连，渐行渐远而去。

韦明远与萧环对望一眼，追在笑声之前去。

走出半里之遥，果有一座巨冢，形式古朴，周围老树森森，

益增阴森的气氛。

天上也凑趣，一片浮云，刚好掩住了中天斜月，光线更暗了。

韦明远觉得毛骨悚悚，忍不住大声叫道：“白冲天，我来了。”

他实在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惧意，所以想借大声喊叫，来驱除恐怖的气氛。

喊声刚完，冢中传出一声笑声。

这笑声迥异寻常，也不是白冲天之声，居然就像是两片枯骨在摩擦时，所发出的那种干涩的声音。

接着遂见冢壁一声暴响，砖碎土坠，裂出一道大缝。

就在那冢缝之中，晃晃悠悠的走出一具骷髅。

这具骷髅四肢俱全，就是没有一点皮肉，目洞深陷，磷光直闪。

最骇人的乃是它白齿森森的口中，不断发出呵呵的枯笑声。

韦明远心胆几裂，颤着声音道：“白冲天，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”

骷髅发出干声，喋喋磷磷，勉强可以听得清楚道：“老夫借骨还魂，自然因势就宜，所以声音不同。”

韦明远至此真的相信这是白冲天的鬼魂了，乃壮着胆子道：“我们如何比法？”

骷髅干笑道：“人鬼相争，你在心理上先受威胁，我让你出题目吧。”

韦明远略一寻思，拔出腰间长剑道：“既承相让，我欲以家传铁剑候教。”

骷髅笑道：“小子！你怎么舍长而取短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骷髅道：“在你所有的功夫中，要数剑上最差，假若你认为这把破剑，有避邪作用，可是转错了念头，老夫绝对不怕。”

韦明远怒道：“我管你怕不怕，决定要凭这支长剑，再让你尝尝粉身碎骨的滋味。”

骷髅厉声枯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就这么办吧，我让你先发招。”

韦明远一言不发，举剑平伸，施展新学的伏魔剑法，第一招就是“月涌江流”剑气漫天洒出。

那骷髅望似呆笨，其实动作甚是灵敏，脊骨一错，扭腰避过，然后回身一探长臂，就以那条枯骨手臂，直抓过来，招式怪异已极。

韦明远见了心中一凛，想不到鬼魂附骨，居然会有这种诡异招式，幸而伏魔剑法烂熟于胸，回手“云弥九岳”对来式封住，接着又是一招反拍回去。

骷髅对反攻过来的一剑，居然无法封架，直腿一纵，跳了开去，同时口中嗷嗷发着怪声道：“小子，看不出你的剑法也进步了。”

韦明远埋头不理，只是默默地用伏魔剑法中的精着，狠攻过去。

骷髅的招式亦甚是怪异，不过在伏魔剑法的精妙招式下，显见得守多攻少，渐渐有不支之状。

交手到了四十几招，骷髅已是败象横生，左臂的四个指骨，已为剑风扫落，不过因为它没有生命，所以不觉痛苦，仍是在撑下去。

又是十合过去，骷髅忽而虚空抓来一招，因为距离尚远，

所以韦明远未予理会，但是在它的枯臂上突然击出一股阴寒的冷风。

韦明远近来的功力大进，已经老早就有感觉了，不由怒喝道：“无耻鬼魅，竟敢施暗算。”

喝声中，左掌施出“太阳神抓”，挡去阴风，右手剑化“雷动万物”暴扫出去。

剑光蒙蒙中，只听见格拉拉一阵暴响。

那具骷髅为凌厉的剑招斩为无数碎骨，纷纷坠地。

萧环惊喜万状地道：“师兄，您杀死他了。”

韦明远喘息未定，尚来不及说话。

冢中忽然传出白冲天原来的喉咙狞笑道：“哈哈！好剑法，不过老夫已是精魂戾气，哪里杀得死，你只不过是斩碎了一堆枯骨而已。”

韦明远与萧环大吃一惊，愕然无语。

此时月已西沉，曙色渐上，鸡鸣一声天下白。

冢中寂然再无声音了。

隐隐的曙光一线，在黑沉沉的长夜里，突然地破晓，霎时烘成一抹锦也似的朝霞，把含笑的远山，凝愁的枯树，都照亮了。

光明驱走了黑暗，驱走了恐怖，却驱不走二人心中的阴影。

韦明远犹有余悸地望着地上的片片白骨，朝萧环道：“师妹，看来昨夜我们是真的见鬼了。”

萧环神色平静地蹲在地下，拾起一片碎骨，仔细端详了半天，看不出什么端倪，立起身来，又转到那座荒冢的缺口处，向里面张望。

韦明远望着她的行动，忍不住又道：“师妹？莫非你不信昨夜所见的是鬼魂？”

萧环点点头。

韦明远奇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萧环道：“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实证据，只是我心中始终在想着一个问题。”

韦明远很感兴趣地道：“什么问题呢？”

萧环道：“若是白冲天真能死而为祟，则在他手下，屈死的多少冤魂，也应该阴魂不散去找他算帐才对，怎会容得他肆无忌惮地找活人麻烦呢。”

韦明远略一思索才回答道：“我记得曾在一本书上看过说，人死后并不一定都能成祟，只有一部分人生具戾气，死于非命，戾气不散，才可以起而为祟，白冲天生为凶人，可能刚好符合书上所说的那种情形。”

萧环笑道：“有道理，精魂可以随戾气不散，难道武功也可以随戾气而保留吗？”

韦明远想了一下道：“对啊！所谓内功底力，不过是人体内潜力的发挥而已，人死了，躯壳腐烂了，那种潜力也消失了，可是昨夜白冲天说话时内气充足，仿佛功力极厚……”

萧环点头道：“这就是我心中始终存疑的原因。”

韦明远叹道：“昨夜之事若说是人为，则地底传音，役使朽骨，这人的能为简直是难以想像，我不信世上有这种能人。”

萧环道：“你在未见东方未明之前，可曾想到世上有这种巧匠，未到玄真宫时，可曾知道世上有比你更强的高手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武技上我深信天外有天之说，手艺上我的确未曾想到有人能夺造化之巧。”

萧环道：“世界上只要有一件你想不到的事，就可能有多未知之事。”

韦明远想了一下道：“权当昨夜是人吧，他又是谁呢，总不会是白冲天未死吧。”

萧环道：“白冲天是死定了，此人既冒白冲天的鬼魂，一定是你的旧识。”

韦明远在心中将所有的熟人，无论敌友，都回忆了一遍，摇头道：“我实在想不出这人是谁？”

萧环犹自作苦思之状。

萧环笑道：“想不到是人，还不如权宜把他当作鬼吧，反正他绝不会放过你的，是人是鬼，总有水落石出之日。”

韦明远突然想起一事，愁苦着脸道：“假若真像他所说，每天给我这样来一次，就是不被他逼死，也会逼疯。”

萧环闻言，倒是默然了，等了半天才道：“假若他确是鬼的话，声气感应，无远勿届，躲都躲不了，若他是人的话，倒是有个法子预防。”

韦明远精神一振，急问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萧环道：“人总不可能达到通天彻地的境界，因此地底传音，可能早有安排了？”

韦明远插嘴惊问道：“你是说他先在地中挖好地穴，藏身其内。”

萧环笑道：“这人一切计划均甚周密，他不会做这些落下痕迹的傻事，我想可能是传音器具一类的设备。”

韦明远想了一下道：“这点我可以相信，托魂附骨，又作何解呢？”

萧环道：“川中排教的法师，能以符咒驱物，湘西有赶尸

人，能以法术驱得死尸行走，这些你应该是相信的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可是这骷髅身上并未有设符咒的痕迹……”

萧环微笑道：“这只能怪你昨夜那一剑用的劲道太大，将尸首都劈得粉碎，否则总该有些蛛丝马迹可循的。”

韦明远闻言立刻蹲在地下，用手翻弄那一堆碎骨，想找出个究竟。

萧环道：“别找了，我已经看过，有几片的碎骨上附着淡淡的墨迹，假如我的想法不错，那应该就是驱骨的符咒，真可惜被你砍得四分五裂，不然仔细研究一下，却可以多得一种学问了。”

韦明远找了一下，果如她所言，立起身来，微微一叹道：“师妹兰心蕙质，察微知著，现在我倒真的相信你的话了。”

萧环浅笑道：“你别捧我太高了，其实我已在后悔昨夜太没有心计，一时也被他唬住了，否则我当时就可以逼出他的原形。”

韦明远急道：“师妹还有什么妙策？”

萧环笑道：“此事应属机密，言这无益，还须防隔墙有耳，反正到时自知。”

韦明远见她不肯说，倒也不肯勉强，将碎骨仍然拾起，送回家中，再用土石将那裂缝补好，才与萧环继续上路。

这次他们采用了萧环的计划，故意放弃原来的路线，宁可以多跑一点远路，改从别道而行，果然一夜过得很平稳。

于是他深信前夜所见，一定由人假扮，不过对于这个假扮之人的身份，可又是费尽了心思，依然不得其果。

行程匆匆，水陆兼程，愈接近天龙谷，韦明远的情绪显得愈激动。

萧环见状笑道：“相思心如煎，近乡情更切，我知道你急于想见谁。”

韦明远微愕道：“谁？”

萧环道：“人间仙侣有几，除了杜山主，谁配享受你的坚贞不渝的爱情。”

韦明远脸上微红道：“是的！我的确想一步赶到那儿，看她一眼，然后我才有心情去做其他的事。”

萧环微微地一叹道：“你们的感情已让人引不起嫉妒，也不会有人敢冀图分沾，去吧！天龙谷外胡子玉原先的小酒楼，现已改为迎宾小筑，银衣轻纱，她已为你不知洒了多少情泪，你们先去叙叙离情，我去向别人报佳音吧。”

此时他们已驻身在天龙谷外不远；灯火隐约可见，刁斗金柝，声势颇为赫然。

韦明远略为担心地问道：“她真的还在那儿，没有回梵净山去吗？”

萧环郁郁地一笑道：“你放心吧！不得你生死的确讯，她是不会离开的。”

说完身子一纵，像一支矫捷的夜鹤，冲破夜色去了。

韦明远直到她的身影瞧不清了，才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，轻蹶脚步直朝那烛影摇曳的小楼而来。

曾记关中别，又是客里身，

思君君不见，夜夜梦魂惊。

怕见珑上月，愁满花下影！

山盟应犹在，海誓再难凭。

寄语堂前燕，莫作比翼行！

凄凄风还泣，潇潇雨愁心。

君去一何远，渺渺绝来音；

相期共生死，奈何君先行，

泉下若有路，为我暂一停。

但得魂相守，何论幽与冥……”

声调凄楚，若子规啼血，哀猿夜鸣！

韦明远听得心中如受刀扎，如被火焚，忍不住飘身向前，腾空一跃，一晃眼就上了楼头。

杜素琼一身白衣，花容憔悴，颊上泪痕阑干。

韦明远握住了她的玉臂，细纱轻薄，掌心中可以感到初凉的夜意，激动地道：“琼妹！这一阵可苦了你了。”

杜素琼努力地眨了几下眼睛，把睫上的泪珠挤落，望着韦明远，直到看清楚了他，才展颜笑道：“明远！果然是你，我相信你不会死的，可是等了你那么久，我几乎忍不住要做傻事，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你去了。”

韦明远感动心脾，把她拉得更近一点道：“琼妹你怎么那样傻呢。你真要那么做了，岂不是害苦了我。”

杜素琼摇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！我等不到你的确讯，我不会那样做的。虽然尘世已一无所恋，但是只要你活着，我仍有生存的勇气。”

韦明远激动地道：“琼妹！别这么说，你还有孩子，还有梵净山上的责任，只为我一个人，你太不值得，浮生也许无足恋，活着总比死好。”

杜素琼笑道：“孩子已经大了，梵净山主之位我更无所恋栈，女人没有男人那么大的雄心，我只要有一份满足感情，就可以放心撒手西归了……”

韦明远突然觉得眼前一阵模糊，那是泪水充满了眼眶，激动地道：“琼妹！让我们走吧，离开这儿。”

杜素琼微异道：“到哪儿去？”

韦明远道：“随便到哪儿，只要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让我们放弃武功，忘去一切，两个人厮守着过这一辈子……”

杜素琼悚然动容道：“你这是在向我求亲吗？”

韦明远坚定地道：“是的！我们曾经以各种方式表达过自己的感情了，可是我从未向你求过婚，现在我诚意地向你请求，求你嫁给我。”

杜素琼格格一笑道：“使君本有妇，罗敷亦有夫。”

韦明远道：“你不会承认任共弃是你的丈夫的，至于兰妹，我想她会谅解的。”

杜素琼道：“你新任天龙帮主……”

韦明远决然道：“我这帮主与你的山主一样，任之已非本意，古时有许多皇帝为情能轻江山，我又岂在乎这一点呢？”

杜素琼苦笑着道：“还有所落的千载的骂名。”

韦明远庄重地道：“我不在乎！”

杜素琼突然抽出一只手，抚着韦明远的脸颊道：“明远！虽然我得到了你的爱情，可是正如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向我求过亲，今天我高兴极了，你把我仅有的一点遗憾也弥补了，明远！我真心地感谢你。”

韦明远兴奋地道：“琼妹！你答应我了。”

杜素琼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我是拒绝你！深情永不移，结合大可不必。”

韦明远一愕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能得到你这样一个男人至诚相爱实在是天下

最值得骄傲的事，我就为这个原因拒绝你。”

韦明远摇头惑道：“琼妹！你别说得那么深，我不懂。”

杜素琼浅浅一笑道：“你不必懂，也不需要懂……”

韦明远固执地道：“不！我一定要知道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好受。”

杜素琼一叹道：“好吧！我就告诉你，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，迟了。”

韦明远道：“迟了！是否因为你曾嫁过任共弃……”

杜素琼凄婉地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我不能以无瑕之身事君，就宁可终身为君挚友……”

韦明远急了道：“琼妹！你何必这么迂，你不见我们的恩师夫妇，他们那样苦自己有什么好处，前车已可鉴……”

杜素琼戚然道：“你错了，恩师夫妇的例子不是前车之鉴，而是前事之范，以后若是还有人像我们一样遭遇，若是那女孩子像我一样忠于爱情，她的决定，她的作法，还是会这样的。”

韦明远想了一下叹道：“我们只能一辈子活在这虚空的爱情中了。”

杜素琼摇头道：“不！我的心是纯洁的，它只给过你一个人，从前，现在，未来都不会变，因此我们的爱应该很充实，它并不虚空。”

韦明远又沉默了一下，放开了手，叹道：“是的！我们的爱并不虚空，琼妹！原谅我太俗。”

杜素琼突然一笑道：“不！你不俗，刚才你的要求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赠予，它使我体验到我在你心中的地位，明远！我只是不能嫁给你，可是我愿意给你做妻子的一切。”

她的笑颜粲若春花，笑到极点，可也神圣到极顶。